禮記箋

檀弓上第三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免者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惡按免是五服之窮朋友亦有相免之禮檀弓或仲子族人或朋友未可知要之必是當免不然方識人非禮恐不當自為非禮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為後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方氏苞曰何居謂義何所處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伯子曰仲子

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伯子爲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據周禮

事親有隱而無犯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左右就養無方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爲制事君有犯而無隱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其得失若齊晏子爲晉叔向言之○愚按無隱以諫諍言左右就養有方不可侵官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愚按方喪之方與就養有方之方同爲

臣者尊卑內外各隨其方居喪之情輕重不同但同是三年耳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制

季武子成寢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自見夷人冢墓以爲寢欲文過也○方氏苞曰成寢而墓在階下者蓄勢家縱侈作苑圃於郊野因成寢室以恣淫樂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愚按不奪人恩市其小善夷人之墓掩其大過者也太平御覽五百五十五卷引晏子曰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晏子再拜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合骨晏子入白公公作色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君不奪生人之居不殘

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請葬人主之宮也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畜憂死者不葬命之曰畜哀畜憂者怨畜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逢於何遂葬路寢之臺牖下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污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方氏苞曰疏以父在父沒別隆污非也伯魚子上皆爲父後之子而遇出母之喪皆父在之時張子謂道隆道污就所出之母以定之蓋或見出同而過有小大也伋則安能自予不能及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

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記禮所由廢非之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此殷之喪拜也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此周之喪拜也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聚土曰封封之周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愚按據此記封之自孔子始矣注引周禮何也又今之周禮亦非孔子所見

孔子先反當脩虞事門人後雨甚至後待

封也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孔子不應以其非禮三三言之以孔子不聞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脩猶治也○愚按不脩墓即墓而不墳也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正為歲久必崩壞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為之主也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使者曰醢之矣時衛世子蒯聵篡輒而立子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眾遂命覆醢覆棄之不忍食○方氏苞曰醢朝夕必陳之物而可入醬故命以巾冪覆之旬日中勿以進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謂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言其日月欲以盡心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喪三年以為極亡去已久遠而除其喪()愚按王肅以極字絕句亡字連下讀是也亡當為事亡如事存之亡則弗之忘矣則之言會故君子有終身之憂念其親而無一朝之患喪不滅性故忌日不樂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殯於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為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己欲發問端五父衢名蓋郰曼父之鄰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見柩行於路其慎也

蓋殯也愼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曼父之母與徵在爲鄰相善○愚按愼讀如字葬也其愼也爲一句蓋殯也連下讀古墓不墳孔子雖知墓所不能的知壙穴所在葬時殯過五父衢衢中人皆竊議以爲葬須愼也不知其先殯時蓋已問鄰媼能識舊事者郰曼父母告以墓穴所在矣此記聖人愼終之禮○父墓所以須一問以不封故也既合葬於防然後封識之此本與前爲一節事記者文不次耳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皆所以助哀也相謂以音聲相勸

喪冠不緌去飾

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夏后氏堲周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

或謂之七周肉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堲○愚按管子云左手執燭右手折即即燭頭燼也堲即同堲周者陸德明引何氏云冶土爲甎四周於棺按此即爲槨之始也

殷人棺椁椁大也以木爲之言椁大於棺也殷人上梓

周人牆置翣牆柳衣也凡此言後王之制文

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略未成人

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大事斂用昏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戎事乘驪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爾雅曰騋牝驪牡玄牲用玄玄黑類也

殷人商白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大事斂用日中日中時亦白戎事乘翰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牲用白

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大事斂

用日出〈日出時亦赤〉戎事乘騵〈騵駵馬白腹〉牲用騂〈騂赤類〉

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問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子喪父母尊卑同〉布幕衛也縿幕魯也〈幕所以覆棺上也縿縑也縿讀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矣幕或爲幦〉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信驪姬之譖〉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蓋皆當爲盍盍何不也志意也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文公〉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曰然則蓋行乎〈行猶

去也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弒父者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伯氏狐突別氏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子驪姬之子奚齊伯氏不出而圖吾君圖猶謀也不出爲君謀國家之政然則自臯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賜猶惠也再拜稽首乃卒既告狐突乃雉經是以爲恭世子也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笑其樂速夫子曰由爾

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爲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又復也○愚按聖人責人尙寬執禮尙嚴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十年夏縣賁父御卜國爲右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爲之馬驚敗績驚奔失列公隊佐車授綏戎車之貳曰佐授綏公乘公公曰末之卜也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愚按末猶莫也卜占也馬驚墜車御者之罪公自追咎初未嘗占卜其人而誤用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遂死之二人赴敵而死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圉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公曰非其罪也流矢中馬非御

與行之罪遂誄之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謚士之有誄自此始也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謚也殷大夫以上爲爵

曾子寢疾病病謂疾困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春曾參弟子曾元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成人並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華畫也簀謂牀第也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愚按睆好貌詩云睍睆黄鳥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憊之聲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未之能易已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爲卿

而不爲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覬也　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童子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成己之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斃仆也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病雖困猶勤於禮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愚按充充悲哀塡滿之貌瞿瞿驚遽瞻顧之貌皇皇猶栖栖無依之貌廓寥廓空虛之貌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戰於升陘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捷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

敗於臺鮐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愚按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疏引鄭司農云疑衰十四升康成云疑之言擬也擬於吉服謂比擬吉服十五升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誨教爾女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愚按從從長也扈扈廣也爾雅云山卑而大扈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總束髮垂爲飾齊衰之總八寸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加猶踰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哀未忘十日而成笙歌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有子孔子弟子有若

死而不弔者三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愚按畏凡恇怯憂懼而死皆是厭行止危險之下溺不乘橋船○方氏苞曰傷死之禮起於生前之恩義設周親昵好而死於非命則隱痛更深豈反不弔蓋奔赴而號泣呼搶不復營弔辭以重傷主人之心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

之人皆弗忍也行道猶行仁義○愚按道路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齊大公受封爲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愚按五世反葬周顧炎武深不信之君子曰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言其似禮樂之義古之人有言曰

狐死正丘首仁也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方氏苞曰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而伯魚得爲期何也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父在則父主祭祀舉奠之禮輕雖暫廢可也此聖人緣情而變禮者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嘻悲恨之聲伯魚聞之遂除之

舜葬於蒼梧之野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蓋三妃未之從也古者不合葬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二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卽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三而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疏云大戴禮帝繫篇云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鄭此注用帝繫之文及注詩生民之篇以爲姜嫄是高辛之世妃用命歷序之文

季武子曰周公蓋祔祔謂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愚按曾子大賢

必不爲此疑爲墨氏之學者託焉

人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許其口皆故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己志也死之言澌也事卒爲終消盡爲澌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日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齊召南曰顓孫是複姓申祥則二名也何乃疑申聲近顓而爲一姓乎注似誤吾今日其庶幾乎言易成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不容改新閣庋藏食物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議之也位謂以親疏敘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愚按尚書古

文藏證二卷第十七條云檀弓譏解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康成以子思即孔伋皇氏以爲原憲字子思皇氏說是蓋仲尼弟子列傳原憲字子思又弟子燕伋字思思家語作子思當時固有三子思矣奈何必取我乃無兄之子思坐以哭嫂哉○鄭志子思有兄必非適子予考孔子世家自伯魚至子愼凡七世七世悉單傳無有兄若弟者云云

婦人倡踊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

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愚按昆弟之妻相爲小功妻之昆弟爲之大功故皆爲位陳注謂申祥非禮恐未然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縮從也今禮制衡讀爲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

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解時人之或喪冠縮縫古冠耳○愚按古冠吉凶皆直縫今吉冠橫縫喪冠直縫與吉相反是周之制故云非古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方氏苞曰曾子至性過人每疑古禮或失於寡恩小功不稅及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是也其執親喪自覺三日不食於哀親之分猶若未盡故與子思商論而子思直言其不可過注謂以疾時禮之不如己失之矣）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曾子曰小功不稅（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言相離遠者聞之恆晚）而可乎（以己恩怪之）

伯高之喪（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孔氏之使者未至（謂賻賵者）冉子

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方氏苞曰注宜作忠信則無禮何傳乎）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孔子曰吾惡乎哭諸（以其交會何新）兄弟吾哭諸廟（○愚按禮家之說兄弟與昆弟異兄弟謂同祖若同曾高祖者）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別親疏也）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別輕重也）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已猶大也○愚按寢謂寢門之外也文省耳）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本於恩哭於子貢寢門之外）遂命子貢為之主（明恩所由）曰為

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異於正主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以爲薑桂之謂也爲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愚按薑桂辛香性能已疾酒肉之中多加二物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明目精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痛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怨天罰無罪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言其有師也洙泗魯水名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言其不稱師也○愚按疑當同

擬蘇子瞻謂與易陰疑於陽之疑同是也又按禮射義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注云疑自下上至之辭也疏亦云疑擬也是在下比擬於上故云自下上至之辭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言隆於妻子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愚按索蕭索也獨居心不安易曰震索索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似有疾夜居於外弔之可也似有喪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大故謂喪憂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正寢之中○愚按正寢別於燕寢也經傳中內外所指各異此云

齊在內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則對夫人之寢爲內外耳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子皋孔子弟子名柴○愚按子皋史記及論語作羔古字通泣血三年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爲難言人不能然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應法制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爲褻喪服邊偏倚也○愚按邊隅也即隅坐也蓋謂有喪不與人共坐耳大功廢業故不以服勤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前日君所使舍己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賻助喪用也騑馬曰驂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

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言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恩爲偏頗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爲出涕恩重宜有施惠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速疾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哀戚本也祭祀末也○方氏苞曰未之能行非謙言也聖人明於幽明死生鬼神反不能有如慕如疑之情狀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饋遺也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彈琴以散哀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傚孔子也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嗜貪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愚按尚上也古通用吉尚左者拱而左手在上

孔子蚤作作起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欲人之怪已○陸德明曰消搖本又作逍遙○方氏苞曰消搖於門盡全其所受而歸故知將死而志氣甚自得也注疏失之歌曰泰山其頹乎泰山眾山所仰梁木其壞乎梁木眾木所放哲人其萎乎哲人亦眾人所仰放也以上三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蚤坐急見人也子

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覺孔子歌意殆幾也○謝枋得曰劉向書美中家藏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文義更順齊召南曰好事者爲之○疏云放依也論語云放於利而行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坐則望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以三王之禮占已夢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是夢坐兩楹之閒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爲凶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閒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

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命蓋寢疾七日而沒明聖人知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無服不為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疏云弔服加麻麻謂絰與帶也皆麻為之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飾棺牆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置翣牆柳衣翣以布衣木如攝與○疏云攝漢時之扇與疑辭○愚按左氏昭十八年傳曰屏攝韋昭云屏屏風也攝形如要扇然則攝卽攝與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

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旗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愚按雖殊用三王之禮亦皆大夫之制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志亦謂章識褚幕丹質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不牆不翣蟻結于四隅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殷士也學於孔子效殷禮○愚按丹質非殷所尚色知此節亦不純殷制○齊召南曰周人而用殷制必周之喪禮本兼二代而聽人所爲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弗與共天下也不可以並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言雖適市朝不釋兵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

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爲負而廢君命曰請

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爲其負當成之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羣居則絰出則否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

易墓非古也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上陵也○愚謂易墓恐是遷葬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主哀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祭主敬

曾子弔於負夏負夏衛地主人既祖塡池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塡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陸德明曰塡池盧王並如字○方氏苞曰既夕禮朝祖之後載柩而東之商祝飾柩一池設披屬引所謂塡池即繫魚下垂池中所謂魚躍拂池也於是商祝御柩乃祖而婦人降於階間蓋曰御柩則已轉柩而鄉南矣故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行受弔之禮記文辭事本明注疏未喻其義○愚按方氏苞說亦非也按小爾雅廣名篇曰埋柩謂之肂肂坎謂之池然則塡池者即謂塞其肂坎之池耳釋文塡池盧王竝如字意蓋如此推柩而反之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降婦人而后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從者曰禮與怪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給說○愚謂傳者誣從者又問諸子游

曰禮與（疑曾子言非）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反柩非）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善子游言且服）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為習禮）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愚按鄭知所弔為朋友者以其加帶也非朋友首絰而已）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服且善子游）

子夏既除喪而見（見於孔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

成聲樂由人心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作起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雖情異善同俱順禮

司寇惠子之喪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惠子廢適立庶為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愚按絰首絰也朋友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為之袒免告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也此牡麻絰制倣袒免而重於弁絰故曰重服也惠子廢適立庶子游欲比之朋友無主者故特為重服譏切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謝其存時又辱為之服敢辭止之服也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為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

之位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止之在臣位子游曰固以請再不從命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子親使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游趨而就客位所譏行○愚按客位在門東北面近北諸臣位近南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

其動也中中禮之變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絰也者實也所以表哀戚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

殷道也明不復有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毀宗躐行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

學者行之學於孔子者行之傚殷禮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具葬之器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子柳曰何

以哉言無其財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子柳

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忠恕旣葬子碩

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子柳曰不可

惡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爲利請班諸兄弟之貧者以分死者所矜也疏多則與鄰里鄉黨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利己亡衆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方氏苞曰春秋傳宋鄭有難華元子產皆出奔國人復之而後入蓋時勢所宜也注謂非義退苟非義則不當著爲教矣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言聲無節孔子曰哀則哀矣此誠

哀而難爲繼也失禮中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方氏苞曰鳥獸失羣匹鳴號顧躅亦有如不欲生者而過時則忘故君子貴有繼也爲可傳謂他人易從爲可繼謂本身難繼

叔孫武叔之母死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孔子者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子游曰知禮嗟之○愚按此句可疑或有闕文不然且或人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愚按卜人掌占筮者師長也君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愚按此言姨夫舅母無服耳從母及舅皆外甥稱謂之辭孔疏甚明不知陳注何據而云或曰同爨緦以同居生緦之親可

喪事欲其縱縱爾遫事貌縱讀如總領之總○愚按縱縱直去貌吉事欲其折折爾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愚按折折讀如字委曲貌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陵躐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故騷騷爾則野謂大疾○愚按騷擾動貌鼎鼎爾則小人謂大舒○愚按鼎重遲貌君子蓋猶猶爾疾舒之中○愚按猶與由古通用由由自得貌出孟子

喪具君子恥具辟不懷也喪具棺衣之屬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

子弗爲也謂紋紟衾冒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或引或推重親遠別○朱軾曰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乃後人杜撰勉齋經傳通解刪之是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爲妻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助哀戚也○舊說此節首脫孔子字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之旅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以爲不可發凶於人之館曰反哭於爾次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弔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爲猶行也○愚按致至也謂以人意極至之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籩無縢味當作沫沫靧也○愚按味作抹者抹音荒內切說文云洒面也古文作湏味讀如字言瓦器粗澀不堪盛飲食器精良則飲食有味也成就也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無宮商之調有鐘磬而無簨虡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孔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

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貧朽非人所欲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靡侈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

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將應聘於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言汲汲於仕侍祿○愚按此章記三子嗜學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恆之孫名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以其不外交今之大夫交政

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言時君弱臣强政得大夫專盟會以交接○愚按注得字誤疑當爲逮字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以權微勸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明不當哭於是與哭諸縣氏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謂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子游曰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愚按齊衰三月也○方氏苞曰同母異父則途之人也不宜有兄弟之稱爲之服是謂悖德而傷父之志豈魯人亦心知其非而紿託聖門諸賢之言以自解飾歟○愚按春秋傳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又嫁其外妹於施氏外弟外妹魯人重焉則此記當實有其事非紿託也又按王肅云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朱子家禮云同居繼父父子皆無大功以上親乃義服不杖期先同居後異或雖同居而繼父有子已有大功以上親服齊衰三月原不同居則無服異父同母之兄弟姊妹各服小功五月據此諸說同母異父之昆弟是皆

不謂無服也方氏苞之言恐非禮意

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謂子思柳若衛人也見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吾何愼哉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禭之屬不踰主人○方氏苞曰禮父沒爲父後者於出母無服則嫁母亦宜同無所用愼也不忍質言其故故以無其時爲辭蓋母死於父沒之後而已爲父後則無禮之可行矣○愚按鄭志答張逸問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又疏引譙周袁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絶嫡子雖主祭猶宜

服期此並異說當史詳之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〇愚按各以其親明不以爵也周制貴者於賤者旁親皆降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為伯名文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此孝子之事非所託〇愚按易治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〇愚按尸未設飾未襲斂也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

方斂斯席矣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堂當爲室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末世失禮之爲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非時尚輕涼慢禮○陸德明曰綌粗葛也布細而疏曰繐

子蒲卒哭者呼滅滅蓋子蒲名○愚按哭謂始死時也禮復稱名哭不稱名喪大記云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鄭注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然則此哭呼滅在未復之前非禮矣故改之子臯曰若是野哉非之也唯復呼名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哭者改之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沽猶略也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不以吉服弔喪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惡乎齊問豐省之比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形體還葬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縣棺而封不設碑綷不備禮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昭十二年傳作塴人豈有非之者哉不責於人所不能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廢牀子游曰諾

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旣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愚按禮明器非盡不實但不當百甕皆實之百甕亦非

孟獻子之喪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司徒旅歸四布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愚按周官州長黨正閭師各掌其地之喪紀是司徒之屬也旅陳也陳列四方之布歸之詩云殽核維旅夫子曰可也時人皆貪善其能廉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曾子言喪禮祖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吏又讀賵所以存錄之○愚按此自為章舊本誤連上章非也此類極多餘不悉著

成子高寢疾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觀其意革急也遺慶封之族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謂不墾耕

（一）愚按息十謂之食地鄭語食漆涓是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衎爾自得貌爲小君側隱不能至○愚按此有問無答蓋闕文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仁者不厄人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言皆所以爲深邃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諡也反壤樹之哉反覆也坯不如大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與及也○愚按當從王肅聖人之葬人與句絕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封築土爲壟堂形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見若覆夏屋者矣覆謂芙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見若斧者矣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從若斧者焉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馬鬣封之謂也俗閒名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莫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愚按莫縮者爾雅釋詁云務縮綸也郭注綸者繩也是則莫縮卽務縮聲之轉也斷莫縮卽謂斷斷其繩耳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尚庶幾也

婦人不葛帶（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絰而已○愚按婦人不葛帶明葛絰也然則男子不葛絰而葛帶矣皆謂卒哭時也然此婦人居齊斬之服者若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爲葛與男子同）

有薦新如朔奠（重新物爲之殷奠○疏云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者謂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者大奠則牲饌豐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不望）

既葬各以其服除（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

池視重霤（如屋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爲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爲之）

君即位而爲椑（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言天子椑內又有水兕革棺）歲一漆之（若未成然）藏焉（虛之不令○愚按令善也言必藏物於其中○陸德明曰令本又作合謂虛之但不）

以蓋合其上不欲人見故藏焉亦通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設飾謂遷尸又加新衣父兄命赴者謂大夫以上者士主人親命之○方氏苞曰赴於君則大夫亦宜親命赴者父兄不得代赴於族姻則孝子心絕志摧豈能一一親命即士亦必委之父兄不得以士喪禮惟載赴於君而謂凡所赴皆親命以大夫喪禮既亡遂強定父兄命赴為大夫之禮而赴於君亦不親命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愚按庫門諸侯外門也知此君謂諸侯矣戴震曰天子諸侯皆三朝三門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禮家天子五門之說失其傳也愚謂此以庫門四郊連文則戴說信矣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剝猶倮也有牲肉則巾之為其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

不巾○愚按剝落盡也初喪薦饋無虛哻俟也祭肉也史改之不令窮盡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木工宜乾腊且豫暴材椁材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陰陽交接庶幾遇之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謂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愚按哭無時注謂既練以後是也或以爲卒哭後恐非

練練衣黃裏縓緣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陸德明曰縓淺赤色今之紅也

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

鹿裘衡長袪衡當爲橫字之誤也袪謂褻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爲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吉時麛裘

袪裼之可也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

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愚按袪裼明即吉有漸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非兄弟雖鄰不往疏無視也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就其家弔之成恩舊也○愚按弔所以哀生者也既識生者則雖其兄弟不同居者死吾皆當往弔禰弔此所識者也兄弟不同居謂小功以下親也此節皇氏以爲別更起文不達有殯之事是也

天子之棺四重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爲一重杝棺一所謂椑棺也爾雅曰椵杝也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四者皆周周帀也凡棺用能溼之物棺束縮二衡三袵每束一衡亦當爲橫袵今小要袵或作漆或作髹柏椁以端長

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陸德明曰題頭也湊聚也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絰衍字也時人聞有弁絰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緦衰也或曰使有司哭之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爲之不以樂食蓋謂殯斂之間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菆木以周龍輴加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爲龍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繆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愚按菆叢也椁即菆木爲之塗其四面而上不塗加斧其上然後畢塗之又屋之廓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屋即幬也注謂屋其上豈仍菆木以爲屋歟天子之禮也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

同同同位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誄其行以爲謚也莫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后土社也○愚按曰君舉者非

孔子惡野哭者爲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野叫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陳注云所知哭諸野亦必設位帷之以成禮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不專家財也稅謂遺於人

疏云如稅人謂已仕者也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備猶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

祥而縞縞冠素紕也是月禫徙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方氏苞曰二十四月期盡以二十五月之初舉大祥之祭是月之末舉禫祭過是月而樂作如此則與二十五月而畢及中月而禫皆不相背

君於士有賜帟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供焉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

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愚按公亦君耳蓋皆五等諸侯矣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以義奪孝子宮殯宮出謂柩已在路○方氏苞曰注云以義奪孝子非也送葬必執引君於臣不親執故命引以為禮弔日寡君承事蓋弔喪以相助執事為義雖君於臣亦然

如是者三君退退去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

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君弔不必於宮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焉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氣力始衰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

上唯公門說齊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世為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蟜失俗也道猶禮也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時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明也猶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明己不與也點字皙曾參父○方氏也曰以其死為快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

弔於人是日不樂君子哀樂不同日於是日哭則不歌婦人不越疆而弔人不通於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以全哀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贏者○疏云從柩者是執引所餘贏長者也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贏數外也

喪公弔之

必有拜者往謝之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謂無主後弔曰寡君承事示亦為執事來主人曰臨君辱臨其臣之喪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以其正也子為主袒免哭踊親者主之夫入門右北面辟正主○愚按據申詳哭言恩當婦人為主也又夫者對妻之稱則是當妻為主矣今日予為主未詳也又按禮女子適人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不降而甥為舅服緦以親而言亦當妻主之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狎相習知者父在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干尊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嫌哭殯無側室哭于門內

之右近南者爲之變位同國則往哭之喪無外事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

弔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愚按有嫌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曾子於子張蓋比於兄弟之親不可以常禮非之不然三年之喪而弔哭既問諸大夫子游豈猶身爲非禮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悼公魯哀公之子子游擯由左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曰以身擯侑

齊穀王姬之喪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魯莊公爲之大

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

爲之服 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愚按齊襄夫人之非莊公外祖母時人豈得不知而或曰外祖母者疑此王姬或非襄公夫人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 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狄就弔之 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 言在喪代之際 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喪謂亡失位孺稱也以告舅犯 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 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 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愚按仁親愛慕其親也皆稱孺子者蓋新在喪之稱 父死

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欲反國求爲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說之

孺子其辭焉（說猶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謝之）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利心）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濕○愚按名字相配如高子皐稱季皐原憲稱仲憲叔仲皮仲衎之屬皆是然如此則子顯又當爲縶韅矣）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

敬姜穆伯妻文伯歎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愚按此善哭夫得禮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愚按招魂即是祈禱其生不必言分禱五祀禱五祀在生存時也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愚按拜字讀斷言拜與稽顙二者並是哀戚至痛而稽顙尤爲痛之甚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愚按言不敢飲食之道但以其美潔之物用之

銘明旌也神明之精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不可別形貌不見○愚按銘名也旌表也別分辨也以旗識之所以別也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謂重與奠也與○愚按此二句申明上事注謂重與奠與是起下文與士喪禮既爲銘之注不合疑誤

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般主綴重焉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周主重徹焉周人作主徹重埋之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唯

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愚按始死以人事之故無尸而奠葬後以神事之故爲尸而祭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算數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愚按哀極而慍恚是其情之變也○疏云哀甚則袒輕則襲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愚按神謂山川土神也以理推之旣虞便當

反服受服不待卒哭也謂變服葬獨天子諸侯亦無文有敬心焉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熙按敬敬神耳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尊者奪人易也歠歠粥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親所行禮之處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親所饋食之處○疏云此皆謂在廟也下反哭之弔亦在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哀痛甚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封當爲窆窆下棺也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國北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于主人贈祝先歸○宿讀爲肅）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省其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愚按此禮如今祠土神）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弗忍其無所歸）是日也以虞易奠（虞喪祭也）

卒哭曰成事（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方氏苞曰疏先儒以第三虞與卒哭同是一事鄭據雜記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太牢破之以爲三虞後更有卒哭之祭按士虞禮三虞曰哀薦成事而別無卒哭之文則第三虞即卒哭明矣記多舛駁恐未可據以破儀禮也）

是

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吉祭○愚按士虞記賈疏云卒哭爲吉祭者喪中自相對若據二十八月後吉祭而言則禫祭以前總爲喪祭也明日祔于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愚按此言變者變於正禮卽喪服小記云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后卒哭也其閒日月尙賒故疏云之往也既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既虞比至於祔以來必於是日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閒剛日而速接其祭所以恆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閒無所歸依又云虞祔禫之他此經謂之變其義一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期而神之人情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

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茢杜預云黍穰也鄭注周禮云苕帚所以異於生也生人無凶邪喪有死之道焉言人之死有如鳥獸死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先王之所難言也聖人不明說爲人甚惡之○愚按此二句應與上爲一章不合斷文另起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朝謂遷柩於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神明死者異於生人

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明器之道也（言與明器同）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曾孫）

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悼公魯哀公之子昭

子康子之曾孫名强敬子武伯之子名捷

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所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方氏曰居公室者次於公館以終喪也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衛司徒敬子死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愚按與殤衰帶絰同此有絰無帶凡單言絰則知有帶也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言禮者敬而已矣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言其大儉偪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禮略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時齊方奢矯之是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國昭子齊大夫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

鄉夾莢道爲位夫子孔子也曰噫毋噫不寤之聲毋禁止之辭曰我喪也斯沾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愚按曰噫句絕毋字連下讀斯語辭也沾益也毋曰我喪而增益於人言欲循故事也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專猶同也時子張相○愚按專謂專主其事鄭蓋讀專若團婦人從男子皆西鄉非也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蓋見其有才藝吾未嘗以就公室未嘗與列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方氏慤曰古者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周官師氏

居虎門之左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侯國制應同文伯少孤豈敬姜未使就學於公宮南而至是始悔與今

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

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內人妻妾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敬姜曰婦人不飾

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

之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

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喪之踊猶

孺子之號慕○愚按孺子號慕躍足隨人有似乎踊有子見其狀而後悟斯謂踊也是謂孺子也子游

曰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衰經之制有直情而徑
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禮道則不然與戎狄異人喜則
斯陶陶鬱陶也陶斯咏咏謳也咏斯猶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
聲相近猶斯舞手舞之舞斯慍慍猶怒也慍斯戚戚憤恚○陸德明曰此喜怒哀
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無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愚按疏引盧王諸本或與鄭不同戚斯歎歎吟
息歎斯辟辟拊心辟斯踊矣踊躍品節斯斯之謂禮舞踊皆有節乃
成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無能謂心之無所復能是故
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絞衾尸之飾蔞翣棺之將飾周禮蔞作柳始
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

反虞之祭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舍猶廢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訾病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修舊怨庶幾於其師有善名○洪邁曰記者簡錯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大宰嚭曰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斑白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

之師與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殺厲重大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子謂所獲民臣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之終其意吳僭號稱王

顏丁善居喪顏丁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從臨也慨憊貌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長久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

與使之聽朝

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平公飲酒與羣臣燕平公晉侯彪師曠李調侍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鐘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曰在寢燕於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三酌皆罰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曩鄉也謂始來入時開謂諫爭有所發起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顧炎武曰甲子乙卯但言子卯省文也翼奉乃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

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意也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
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曠也大
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大師典奏樂爾飲調何也曰調
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
食酒食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疾憂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
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禁放溢平公曰寡人亦有過
焉酌而飲寡人閒義則服杜蕢洗而揚觶舉爵於君也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
也揚近得之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欲後世以爲戒
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爲名畢獻獻賓與君

公叔文子卒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石駘仲卒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莫適立也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潔則得吉兆五人者皆沐浴

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車齊大夫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愚按下謂婢妾也殉葬多以賤者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於是弗果用果決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愚按菽豆粥也故可啜王肅云熬豆而食曰啜菽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欲賞從者以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言從守若一靮紲也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言有私則生怨弗果班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革急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急弔賢者○愚按聞之死請往此卽請於尸之辭輟祭而往非

禮也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脫君祭服以襚臣親賢也所以此襚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襚以斂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所以厚賢也裘縣潘邑名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婢子妾也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善尊己不陷父於不義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籥入去籥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於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思[illegible]萬舞之總名也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尙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尙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將從之（時人服般之巧）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故事）公室視豐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閒爲鹿盧下棺以綍繞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三家視桓楹（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綍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綍二碑士二綍無碑）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以已字言寧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母無也於女寧有病苦與止之○齊召南曰按今讀則豈不得以其毋以嘗巧者乎十二字爲句蓋鄭以母字爲毋音而今讀如字也又一讀則豈不得爲句何以其母以嘗巧者乎）

亦不寤通噫之聲弗果從

戰于郎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愚按杖謂兵械也負杖猶曳兵也曰使之雖病也謂時繇役任之雖重也謂時賦稅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我則既言矣欲敵齊師踐其言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奔敵死齊寇鄰鄰里也重皆當爲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鄰或爲談春秋傳曰童汪踦魯人欲勿殤重汪踦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言踦人者死君事以爲傚非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之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贈送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謂子路曰何以處我處猶安也○愚按處居也言何以贈居者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居者主於敬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陳或作陵楚人聲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謂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之射之斃一人韔弓

不忍復射斃仆也韔韜也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揜其目不忍視之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

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善之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魯成十三年曹伯盧卒於師是也盧謚宣言桓聲之誤也

諸侯請含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襲非也襲賤者之事襄公朝于荊康王卒在魯襄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荊者州言之荊人曰必請襲欲使襄公衣之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欲尊康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愚按康王殯已久乃今請襲者謂加衣於殯非為尸加衣故云拂柩傳云祓殯而

禮是也

滕成公之喪魯昭三年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子服惠伯爲介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副也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政君命所爲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疏云此注後人轉寫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爲叔父○昭三年左傳疏云懿伯惠伯之叔父爲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遂其讐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爲叔父報讐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記文雖字有小異意與傳同而鄭注云云是其謬也○愚按彼疏可正此注之失遂入惠伯強之乃入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哀公魯君行弔於野非禮也畫宮畫地爲宮象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梁卽殖也○愚按奪讀如字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孺子䵣之喪魯哀公之少子哀公欲設撥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方氏慤曰爲揄

沈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楡沈而遲於道也鄭以爲紼失之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

君之三臣猶設之猶倘也以臣況子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顏柳曰天子

龍輴而椁幬輴殯車也畫轅爲龍幬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諸侯

輴而設幬輴不畫龍爲楡沈故設撥以水澆楡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輴車滑

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止其學非禮也廢去也紼繫於輴三臣於禮去輴今有紼是川輴皆禮也殯禮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

悼公之母死母哀公之妾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

禮與譏而問之妾之貴者爲之緦耳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言國人皆名之爲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〇愚按公蓋以妾攝女君爲解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邑成宰或氏季犯躐也）申祥以告曰請庚之（申祥子張子庚償也）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咋僭侈）朋友不以是棄予（言非大故）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恃寵虐民非也○方氏苞曰子臯不買道而葬所謂不遵道以干百姓之譽也蓋途次犯禾無多使民以為當買則傷忠敬之俗若大有毀於人君子必不為也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傅郭者三請宓子不許曰寧使齊人刈之使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凡此類皆仲尼之徒深明於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以其恩輕也違去也○愚按仕而未有祿陳氏）

楔以爲賓之而勿臣是也君有饋不曰賜尊之也使者將命曰寡君有謙也違而弗服皆有賓師之義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諱辟其名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故爲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疏云鄭引易證六世不諱易說者易緯也凡鄭云說者皆緯候也時禁緯候故轉緯爲說也○又云書酒誥有帝乙者祖乙也與湯同名是六世不諱○愚按諱起於周自殷以前不諱注引易說及書恐非自寢門至于庫門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憂謂為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赴車不載櫜韔（兵不戢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櫜甲衣韔弓衣）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謂人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愚按先人之室蓋是居寢其曰新宮方是宗廟故中閒加亦字連之明二者皆三日哭）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怪其哀甚）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

苛政猛於虎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下賢也摯禽贄也諸侯而用禽贄降尊就卑之義而曰不可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貺爵者請見之則辭公曰我其已夫已止也重強變賢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時公與三桓始有惡懼將不安對曰墟墓之閒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毀滅無後之地○惡按喻虞夏由身行敬信民見其敬信自學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衆以信其後外恃衆而

信不出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涖臨

喪不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毀不危身謂憔悴將滅性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愚按宅舍既賣廟不獨存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愚按旅葬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弔之其坎深不至於泉以生恕死其斂以時服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示節也輪從也

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愚按東西爲廣南北爲輪隱憑也孟子隱几而臥旣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須性也○愚按注須字未詳而遂行行去也

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邾婁考公之喪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顧炎武曰邾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徐滅已久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爲是徐君使容居來弔含弔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玉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愚按容居出言坐大直妄人耳謂時徐稱王恐未然坐跪也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

之有也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愚按于迂也廣大意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不聞義則服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欲自明不妄○困學紀聞五卷云後漢東夷傳徐夷奉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然則檀弓駒王即偃王歟濟河即所謂西至河上也

子思之母死於衞嫁母也姓庶氏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

廟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愚按聞赴便哭不及致詳於禮賢者性情過於人遠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祝佐含斂先服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庶人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方氏曰謂天下之民也○康成據喪服齊衰三月章謂圻外之民爲天子無服又據總衰七月章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有服而士則無服二注既誤故此注三月天下服專指侯國大夫總衰者而言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以爲棺椁作棺椁也斬伐也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愚按虞人致百祀以下恐不繫於禮自先儒多疑之者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

輯屨貿貿然來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貿目不明之貌所以狀其饑憊甚也○愚按輯斂其屨行步蹇也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從猶就也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愚按微細末也非大過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定公貜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民之無禮教之罪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

豬焉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疏云豬水聚之名也蓋君踰月而后舉爵自貶損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陳氏注云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謚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心識其奢也輪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王肅云奐文章貌也○愚按張老之言君子謂之善頌注云譏其奢恐非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爲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葬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愚按京高邱也原與京義皆可通君子謂之善頌

善禱（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

仲尼之畜狗死（畜狗馴守）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爲埋馬也敝蓋不弃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封當爲窆陷謂沒於土）路馬死埋之以帷（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愚按此當斷文另起）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閽人守門者）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更莊飾）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閽人辟之（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

而措之禮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愚按此章辭意鄙淺似好事者爲之

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覘闚視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救猶助也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微猶非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愚按絰葛絰也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麻猶絰也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問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愚按麻麻絰也云麻不入豈尚服葛歟或遂除服歟記未明言注云亦除喪以意言之耳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沐治也○愚按沐刷洒也故訓治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卯木以作音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說人辭也○劉敞曰貍首之斑言木文之華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沐浴之滑膩也齊召南曰此說勝孔疏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佯不知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已猶止也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文子曰死

晉如可作也吾誰與歸也作起叔譽曰其陽處父乎陽處父襄公之太傅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己爲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爲特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謂入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要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是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愚按言武子仁且知晉人謂文子知人見其所薦於前則知其來所舉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與或爲安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吶吶少貌舒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

爲大夫士也管雖也庫物所藏生不交利廉也死不屬其子焉潔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叔仲皮死其妻

魯人也衣衰而繆經衣當爲齊壞字也繆當爲不樛垂之樛士妻爲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〇愚按樛絞也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絰皆然惟弔服環絰不樛叔仲衍以告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衍或爲皮請繐衰而環經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經弔服之經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爲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爲舅服之〇愚按請謂衍請於子柳也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衍答子柳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經婦以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弔服之經服其舅非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為之衰蠶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為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為蜩喙長在腹下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勉强過禮子春曾子弟子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乎猶於何也○愚按曾子水漿不入口七日而不曰吾悔者情也情實也大學云無情者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尩而奚若奚若何如也尩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曰天則不雨而暴

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愚按徙市者行喪禮以自罰故可之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閒其椁中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